

# 蕮葭苍苍

(中篇小说)

47.5  
3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兼葭苍苍  
农村通俗文艺读物丛书  
祝 兴 义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64 1.7812印张 36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89

书号: 16173·354 定价: 0.15元

---

——

潇潇一夜秋雨……

爹说：“芸儿，天上那么多的雨都下尽了，你眼里到底有多少泪还流不完呀？”

我说：“爹，把俺抬回去，等着死算了！求求你……”

“不，芸儿，”爹扬起脸，“我小时候听人说过，瘟神爷播下七十二种病，药王爷种出七十三样药草，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

我惊愕地望着爹。这些话如果出自我的那些婶婶大娘之口，当是很自然的。可爹是个唯物论者呀！他原是县城素有盛名的小学教师，流落乡下这么多年，一直是迷信者的论敌。

乡下人从不把小灾小病放在心上，到

公社医院来治一治，就算痛下决心了。谁知竟判俺个心脏病，要住院。还说，治好也除不了根儿，以后仍要不断用药，还要吃好，喝好，保证营养，不能气，也不能累。一个穷庄稼人，指望什么养好这“富贵病”啊？据说，还很难过去……那么一关。完了，这辈子彻底完了！

“爹呀！就是能治好，咱哪有那么多钱呀？”

“钱算啥好东西？”爹还满不在乎，“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也带不去！”

糊涂的爹啊！钱就是块土，咱现今手里不是没有吗？

天刚蒙蒙亮，爹两脚踹进烂泥里，回家办钱去了。他说他一、两天就回来，还拜托同病房住的李大婶，对俺多关照点儿。

三天了，爹没回，也没个音信。那长辫子护士每送一趟药，就给俺个“二脸到地”：“你再也不交钱，就停你的药了！”

没钱就该在矮檐下低头了吗？不是李大婶好说歹劝，俺爬也要爬出这个医院！

来病房侍候李大婶的，是她的儿子，叫长锁，一个朴朴实实，讲话憨声粗气的小伙子。他身体粗壮，一张赤红方脸——俺描绘人家的长相干啥哩？那时俺想。严格地说，俺没怎样端详过他。没那个必要！

每当俺跟李大婶南天北地叙话时，他就蹲在一旁默默地听，不插话，甚至不露什么表情。但又听得专注、认真，那神情，常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隍庙里看到的罗汉和爹从无锡买来的惠山泥人。

他每日的主要任务，是点烧煤油炉，为他娘烧汤做饭，或是打水、洗衣。那有

力使不上的劲儿，真如老水牛掉进枯井里。

每次他煮好了饭，就分盛在两只碗里，一碗递给他娘，一碗递给俺。而且，如果他娘碗里飘起四只荷包蛋，俺在碗里也准能找出两双。那么平均，不分厚薄。

谁好意思接人家的碗呢？每当俺谢绝他时，他那端碗的手也不缩回去，只是两眼期待地望着他娘，等他娘来劝俺。

“闺女，吃吧、吃吧！”李大婶即刻领会到儿子的意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换在你身上，能忍心你吃着，让我看着吗？”

直到俺把碗接过来了，他才如释重负，脸上现出轻松的表情。然后，掏出他从家里背来的“打死狗”黑窝窝，蹲在墙拐角，慢慢地啃。不到噎得他发出“嗝、嗝”声，都舍不得倒半碗开水冲冲。

夜里他就睡在他娘的身边，为怕压挤着他娘，整个笨重的身子，就担在病床的一根钢梁上。第二天清早，背上就现出被烙的一道小沟似的印痕。

第四天了，俺爹还没回来，李大婶却要出院了。

在收拾东西时，他将煤油炉、水瓶、剩下的鸡蛋等，都移到俺的床面前，移好后又期待地望着他娘。

李大婶马上说：“闺女，这些都留给你，千万莫着急，等俺回去把身子养硬实点儿，就来看望你。你又没个娘，俺来侍候你一阵儿，也行。”

一句话戳到俺的伤心处。俺娘死得太早了，再好的爹也替代不了娘啊！他们娘儿俩刚出门，俺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长锁将他娘扶到院里的平板车上，又折身来到病房门口，愣愣地站着。

“你走吧……”俺说。心里想，你一个男子汉，又安慰不了俺，愣个啥哩？

“要不要俺到你家去一趟，帮你捎个信，拿点儿什么？”

这倒是非常必要。刚才只顾伤心，竟没有想起来……

“可你走不到俺那儿呀！”因为俺住前湾的明眸村，他住后岗的双谷堆，上下很隔一截儿路呐，真怕再麻烦人家。

“那不妨事，俺单跑一趟。”

“那就有累你了，”俺客气地说，“见了俺爹，就讲讲这边的情况，叫他无论如何要快点来！”

“累是累不着的，”他说，“就是俺这嘴笨得象裤腰，怕学不好个话。你识文断字的，写封信，俺送了去。”

也是理儿啊！俺找出块纸头，写了封十万火急的信，为怕爹不重视，最后特别



注上：“爹，我也不想再拖累你，高低来抬俺回家，让俺跟娘去吧……”

俺把信叠成个燕子形，塞到他手上。

这是俺跟长锁第一次单独讲话——原先俺即使要跟他交流什么，也要从李大婶那儿转个弯儿，滑稽死了。看他讲话时，浓重的眉微微向两边翘着梢，两只大眼扑闪一下，扑闪一下，稍厚的唇开合都成方形，样子还满英俊的呢——俺又描绘人干啥哩？讨厌！

## 二

第二天傍晚，爹没有来，倒把俺弟弟打发来了。给俺带了点吃的，钱带得却不多。

平时在家里，俺是个高傲的公主，弟弟是个小“受气包儿”。他刚上完小学，

爹就说他“脑子笨”，留他在家干农活了。唯有俺得天独厚，上罢初中上高中，吃穿也都紧着我齐。几位堂兄弟要“打抱不平”，问俺爹说：“先生叔，你家女、男为啥那样不平等？”

俺爹乐呵呵地回答：“芸儿投胎是奔城里小康人家去的，被我犯错误连累到乡下受苦了；黑小（弟弟的名儿）不同，他投娘奔爹就是照乡下这碗茶饭来的，怎么都对起他。嗨嗨……”

其实，爹的这个玩话正透出他内心的极大痛苦。那会儿，俺们三口儿被人从城里赶回乡下的老家，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爹正因为看到我从人人争相传抱的娇宝贝，一下变为没人理睬的“小右派羔”，才负疚在心，处处对我偏爱点儿。千难万难，也尽量不叫我作一点儿难。如今，爹早不是当年那风度翩翩的先生模样，他变

成个十足的乡下老农了。剃着光光的头，满嘴胡子拉茬，热天光着膀子干活，腰里系个大系腰，脊背晒得乌溜溜黑，锋利的庄稼叶子也拉不出一道白印子来。弟弟小小年纪，也快弄得跟他差不多了，只有俺还象一朵娇花，脾气还坏得很……

弟弟跑得还没喘息均匀，俺便哭着向他发起火来：

“咱爹为啥不来？咱爹为啥不来？要我死也得抬回家死去呀，总不能扔到医院里晾尸？”

弟弟本来就怕我，又老实不肯讲话，看我大呼小叫，又哭又喊，光扑哧、扑哧掉眼泪，啥话也讲不出来了。

“你聋了？哑了？我还没断气，你哭什么？不讲话就滚！”

弟弟简直吓呆了，两腿簌簌地发起抖来。

俺就那样的个性，炮弹打出去，灰星儿也不存。弟弟毕竟是弟弟，抱一个奶头长大的，俺能不知道疼他？

“你别害怕呀，黑小。”俺平下心，拉弟弟坐到俺床上，温和地说，“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跟姐姐说呀！”

“咱爹……叫我来问问你……可同意？”

这愣小子，话讲得没头没脑的。俺急急地问：“讲清楚点儿，什么‘可同意’？”

“给你说婆家……”

俺头脑“轰”地一下，象闻一声炸雷。真是罪孽！俺弄到这一步田地，死不死，活不活，还说的什么婆家哟？分明是想逼俺死得快些！

“说婆家也行！”俺赌气对弟弟说，“先让咱爹给我打副棺材，到俺死了，填

进去，管他哪家来抬走都行！”

“姐姐，你又何必难为咱爹呀？他够苦的了。你写那样的信，不是要他的命吗？”弟弟一边哭，一边向俺叙起了前因后果……

俺的家，真是家徒四壁。爹回去唯一变钱的指望就是卖去那头百把斤重的克郎猪。

这猪还是我原先上集买的，刚买来时小得可怜。一天，爹用手扶摩着它的背，感慨系之地对我说：

“现今压到庄稼人背上的砖，够九十九块了。加上庄稼人自己压的一块，满百了。无以复加……”

“咋还有自己加的一块呢？”俺问。

“你看呀！”爹抬起头，絮絮叨叨地道，“乡下闺女说到城里，一分钱的彩礼不收，还把闺女打扮得花儿朵儿似的，唯

恐人家嫌；要是说给当兵的，哪怕那家也在乡下，顶多只要求人家盖上三间房，有个藏头藏脸的地方；唯有说给庄稼人的儿子，几大件，几小件，没命地要，不闹人个家败人亡，就休想把闺女娶走。我常常想，黑小将来指望什么娶房媳妇呢？能年年喂头猪，慢慢攒几个钱……”

这确是个办法。那时乡下，不准喂鸡，还逼着缴鸡蛋和活鸡，羊更不准养，只有喂猪还不卡那么死，弟弟没念多少书，要是以后娶不上媳妇，别说爹心里不忍，我作姐姐的，也愧对死去的娘。从此，俺更经心地喂养这头小猪娃了。

可是，没容它长大，为了给俺治病，爹将它牵到了收购站。由于俺这头猪又瘦又小，不够磅，人家不肯收。俺爹又跑到商店，拜托有头有脸的人，给买了两包好烟，上上下下散个遍，散得人家嘴上叨

的，手上捏的，耳朵上夹的，都是。可仍然于事无补。

爹只好又牵了回来，趟一路泥水，还淋了雨。第二天，爹又听讲，有个跟他认识的人，调去做副站长了，好似绝处逢生，又将猪牵了去。可他得到的是冷脸加官话，猪没卖成，还惹下一肚子气。一路叹息世风变了，亲不象亲，邻不象邻，朋友不象朋友。一切凭手里有权，眼珠子里有水。

昨天下午，长锁把信送到了。爹平时最怕我在他眼前提到娘，信看完半天了，泪还没有流完。有人帮爹想了个主意：

眼下就到八月十五了，食品站照例每人供应不到四两肉，还要排队、分出眼高鼻子低。乡下人一累大半年，谁不想多买点？如果把猪杀了，挂到集上卖肉，准能卖上好价钱。

办法真不错，可爹从年轻时候，就认定“七十二行，庄稼上行”的理儿，什么生意买卖也没做过。叫他到街上分斤劈秤地去卖肉，真不比到入门上去讨吃要喝容易啊！再说，本村也请不到一个会杀猪的。

当爹同乡亲们从事这番伟大的谋划时，长锁一直蹲到一旁默不吭声。最后，他听出是他显身手的时候了，霍地站起来道：

“大叔，俺别的没能耐，杀猪卖肉的事，难不住俺，俺帮你干！”

这愣头小伙子倒真的有一手。

一头猪连杀带烫，不出小半天，料理个清清爽爽，连肚子大肠都洗搓个干干净净。当晚，爹炒了点猪肝、瘦肉，又买了四两“摇头大曲”（山芋干酒），款待了长锁，加上弟第一老两少，叙了个热



乎。爹当初念过“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会儿只有感慨“吾不如小屠”了。有啥办法呢？长锁一下给他留下那么好的印象。

第二天清早，长锁挑着猪肉，带爹到西集去卖。那是旧历八月十四，上集的人特别多，大家不甘凭票在食品站排队受窝囊气，（脸大的先买，买多、买好；脸小的后买，买别人不肯要的，能不生气？）一忽隆，将爹的小肉摊子围了起来，长锁砍肉，爹收钱，生意好极了。谁知不多会儿，打办室带着扛红白棍的“民兵”，气势汹汹冲了上来。先宣布个“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罪名，将卖的钱和剩下的肉全部“打”了去，继而又将爹和长锁带走，关进小黑屋子写“悔罪书”……

悔什么罪呢？俺爹在“黑屋子”里想到俺的病，想到俺那“十万火急”的信，